

精品馆藏

富贵野逸两相宜

——王维烈的《梅石绶带图》

非文



《梅石绶带图》，绢本，纵197.6厘米，横101.8厘米，天一阁藏

中国绘画的三大题材，按时间先后分为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花鸟画最贴近百姓生活，自然界的禽鸟、走兽、鱼藻、昆虫、花草等等皆可入画，所以，最易被人们接受与欣赏。

花鸟画在唐代成为独立的画种。大唐盛世，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使大量的宫殿厅堂、佛寺墙壁甚至贵族墓室需要绘画装饰，花鸟题材自然成为最佳的选择，这与西方普遍喜欢以宗教历史人物画来装饰室内明显不同。

五代时花鸟画渐趋成熟，形成以西蜀黄筌为代表的“富贵”和江南徐熙为代表的“野逸”两个风格，也可视为宫廷画风与自然画风，此后花鸟画的发展基本上囿于这两类。宫廷派花鸟取材珍禽瑞鸟、名花奇石，讲究精细勾勒、描写逼真，在宋代画院中一统天下。野逸派花鸟取材汀花野竹、水鸟渊鱼，讲究落墨为格，形神兼备。在元代随着文人画的发展，墨笔花鸟逐渐占据主流。明、清两代，花鸟画的两种风格相互融汇，尤其明初宫廷绘画中最突出的就是花鸟，它们突破院体，关注景观，追求创新，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林良和四明人吕纪。明末的陈淳和徐渭花鸟，开创写意派一格，尤其徐渭的笔墨开张和纵情恣肆使绘画与书法达到最完美的结合。至清初八大画花鸟时，花鸟画的寓意性与抒情性达到极致，形成后人无法逾越的高峰。

从总体上来讲，明代花鸟画异彩纷呈，是花鸟从精工走向大写意的过渡时期，尤其吴门一地画家众多，花鸟画亦以此地为最。天一阁藏的这件王维烈的《梅石绶带图》即是明末吴门画家的一件佳作。

此图绘山花盛开、禽鸟鸣食，大自然一派生意盎然的景象。画中心石块嶙峋而出，石后老梅槎枒，梅花绽放，疏花密枝饶有古

意。梅枝高处一只绶带鸟俯身噪鸣，欲引起坡地上觅食的三个同伴的关注。三个同伴中有一个成功捕获食物，正欲啄食，引来右侧伙伴的艳羡；另一个小伙伴听到树上的鸣叫，仰望与之呼应。原来，树上躁动的那只鸟是在向伙伴独食的行为提出抗议。对四只绶带鸟的动态刻划成为此幅画作的焦点。画之前景，两块石头的构思巧妙，一水墨一青绿，出之厚重与清丽。石上点苔，采用古法，勾圈点色。石周围的野生水仙随势生长，错落有致。远景山竹勾写，竹叶没骨，虚实相间，表现景深。这样的空间让人联想到似烟非雾的空谷，清竹、水仙、梅花成为三友，浸润于大自然的气泽之中。

全幅构图饱满，笔致精工典雅，设色鲜明清丽。绶带鸟的蓝翅红喙，梅花的红萼白瓣，山茶的红花绿叶，水仙的黄蕊白瓣，石块的青点绿苔，色色相融。尤其呈点状分布的梅花与水仙花使画面热烈中尽显娴雅。全图的染与勾、点与线、刚与柔、清与艳，甚至动与静都恰到好处，表现出画家稳重厚实、笔精质妍的花鸟画格。

王维烈生平事迹文献记载极少，所以生卒年也未详。《明画录》有寥寥数语：“字无竞，吴人，工花鸟，在周之冕之下，高阳之上，草草处殊有可观。”有一些辞典称他是明代中期花鸟大家周之冕的弟子。但是，这幅画无论从题材样式、造型手法、笔墨形式以及技法规式等都可看到明初宫廷花鸟画家吕纪对他的影响。更何况在王维烈存世不多的花鸟画中，也都出以此类兼工带写的风格，并没有体现出周之冕勾花点叶、没骨草草的格局。或许王维烈所画的周氏风格的作品今不可复见？也许称他是周之冕的弟子本就是后人的一种附会？孰是孰非，存此疑窦。

艺谭语丝

画作欣赏在于意趣。意趣是由画作本身以及欣赏者的眼光两方面的契合来共同完成的。画作应该具有灵动性，它不仅仅形成了一种景象，还形成了景象之间的呼应，让它们有了一种关系，铺展好了让人品味和想象的环境空间，在这空间中浮动着一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窥见的“情趣”或者“情绪”。而作为欣赏者，他（她）的品味未必就是还原画作“朦胧”的“情趣”或者“情绪”，而是达成一种个人与画作之间意趣的默契，这种意趣不一定是“真”的，但从美学价值上来说却是“真实”的。

司马雪

电影评论

择校路上的阶层比拼

——影片《起跑线》观后

沉羽

近年来印度电影似乎在渐渐转型，从人们印象中的具有大篇幅载歌载舞的桥段朝着关注社会现实、批判社会痼疾方向迈进。《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如此，正在上映的《起跑线》一片也不例外。

《起跑线》的情节切入点很小，就是主人公拉吉夫妇为了将心爱的女儿送进一流私立学校而作的一波三折的努力。电影通过喜剧化的手法将现实当中因贫富差距、阶层对立、社会不公造成的择校尴尬直接而尖锐地摆在了镜头面前。其实在这个故事开始之前，就有一个集体共识存在了，即：好的教育能够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正因如此，片中的中产夫妻拉吉和米塔才为之上演一场接一场或荒诞、或无奈、或可笑、或可悲的戏码。

丈夫拉吉开了一家服装店，颇有资财，本来他有些质疑自己是否真的非要为女儿争取到名校的招生名额。妻子米塔一句“我们不能让皮雅接受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去除了他的犹豫。妻子的话在表面含义之外，还有一层提醒：就是因为当初我们没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所以现在只能待在中产这个不尴不尬的位置上，挤不进上流社会。这话戳到了拉吉的痛处，于是夫妻俩开始了艰难择校路上的实力大比拼。在印度，孩子要读好的私立学校，必须住在学区房；家长也要为之接受学校诸如学历、职业、品味等一系列的面试、笔

试。所以，看上是在招生，实际更像是在考核孩子来自哪个阶层。在电影中，拉吉夫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产。学校门槛高，只接收上流社会家庭的孩子。拉吉夫妇便打肿脸充胖子，假扮社会精英，在家中举行派对。结果“假的真不了”，拉吉和女儿一段情怀大放的平民舞蹈，看得精英人士们目瞪口呆，掩口而笑。总之，烧钱折腾、洋相百出后，女儿还是被私立学校拒绝了。对方给出的解释很简单：问题不出在你们女儿身上，而出在你们身上，精英学校不想录用店铺老板的孩子。

家长为了孩子，绝对敢想敢拼。既然扮富人录羽，那么装穷总可以了吧？印度政府规定，学校必须将25%的招生名额给予穷人的孩子。拉吉夫妇为此开始走“旁门左道”，他们住进了贫民窟，学习穷人样，努力过起了苦日子，借以逃过学校派出的考核员的眼睛，为女儿申请到穷人子弟才能拥有的申请名额。可过惯了优渥生活的拉吉夫妇骨子里还是中产，刻意挤在穷人堆中，怎么看都奇奇怪怪，格格不入，闹出了不少笑话。与此同时，这对夫妻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残酷：不唯自己在拼命，别的中产夫妇为了让孩子通过接受优质教育在未来实现阶层跃升，同样在通过各种门路和手腕争取名额。相比之下，那些依靠政策倾斜，本应名正

言顺将孩子送进好学校的穷人家长，似乎也无法高枕无忧。你以为孩子一脚踏进梦寐以求的私立学校就真的和富家子弟肩并肩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了吗？哪有这么简单！私立学校隔三差五就要学生缴纳学费以外的各种费用，贫民家长最终会因无力承担而让孩子退学或转学。电影里，拉吉的一个穷人邻居就曾为了凑两万四千块“课外活动费用”而冒险去碰瓷。而那所私立学校的女校长也坦言，他们更愿意接受来自富裕家庭的小孩。在这些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学生身上，他们可以顺利地收取到各项费用。这就是为什么当拉吉坦白自己“偷梁换柱”的行径后，校方依然选择录取他的女儿、而放弃招收那个穷人儿子的原因。

显而易见，《起跑线》一片是用喜剧的外衣包裹了一个“并不可喜”的内核。该片所引发的话题讨论具有相当的严肃性和反思性。因为假如孩子们没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教育改变命运”这句原来人人相信的话在现实中就会沦为一个伪命题。如此，“赢在起跑线上”不仅是套在孩子脑袋上的紧箍咒，也是悬在家长头顶上的达摩克利剑。不要责怪他们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而显露出来的“疯狂”。虽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可当你的孩子加足马力往“罗马”奔的时候，的确有一些孩子一出生就已经在“罗马”了。